

14
1911
9



王陽明先生

全集

文德堂板



號1911
卷 9

全集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
昭和36.7.5 購
藏 八

重刻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文道堂

前明王陽明先生全集行世已久蓋以其發明性命之理實為有功世教之書也自異端者流埃斥其學術不端而先生之心跡幾不盡白於天下後世瀏邑陶春田孝廉名溥霍者篤志力行品端學粹讀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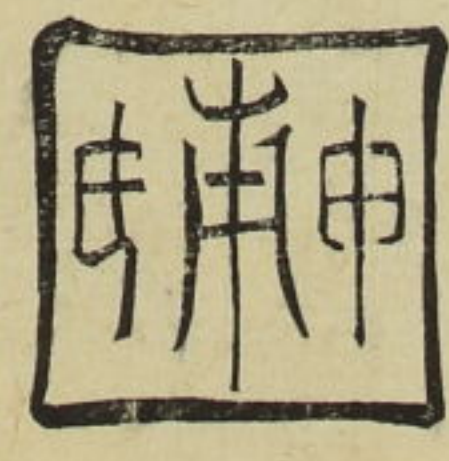
集想見先生之爲人細加批註手錄成書
未及刊刻而歿鄉名宿柳坦田名廷方者
余庚申同年友也性耽經史學究天人教
學三十年不厭不倦晚年旁搜博採尤無
虛日見春田是書謂先生當日所爲主良
知敦氣節者春田獨有以探其微抉其蘊

也爰屬及門醵金付梓工未竣而坦田亦
歿時余以讀禮家居其門人蕭子明哲汪
子菁文子德厚出其書請序於余余維先
生學術粹然一出於正數百年後得春田
之識解獨超坦田之篤信不已使妄事詆
誹者無從置喙而先生扶世翼教之深心

後世猶如見之若蕭子諸人踵承師志俾
讀先生集者豁然以解得所從入厥功亦
偉矣哉爰綴數語於簡端云

道光六年仲秋既望星沙郭輝翰申甫氏

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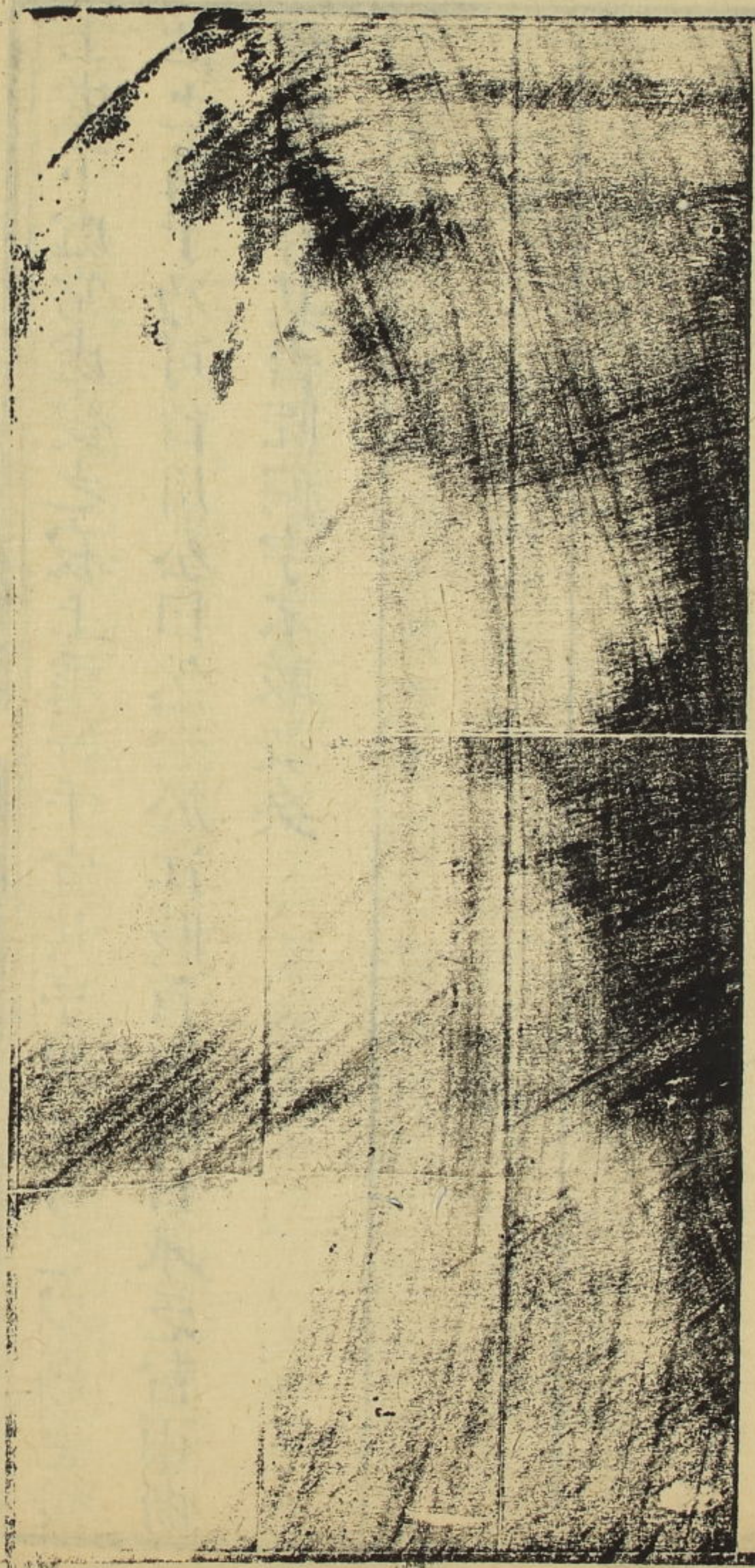
陽明先生道學鈔原序

溫陵李贄曰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攜持故取
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也雖知其未妥
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鈎馬
逢暘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
不開日言易而明貢書屋正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
手况彼已均一旅人主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於
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以先生之書為足繼夫子之後蓋逆
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藁甫就即令汪本鈎校錄先

道學鈔序

生全書而余專一手抄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手他人不能代也抄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河直阿云明史坡定向傳中錄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閣筆起隨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談順風揚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櫛案上之紙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遣人為我取書今書與譜抵濟上亦遂成矣大叅公黃與叅念東公于尚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真足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况是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叅矣參究是鈔者事可立辨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是處

上處下處常處變之寂上乘好手宜其序而粹行之以嘉惠後世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首為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字不敢設矣



原序

蘇子所作韓文公廟碑謂其氣浩然獨存朱子敘王梅溪集亦謂其得陽德剛明之氣余嘗推論其說以爲天地所以運化無窮者陰陽二氣而已人生而稟乎陽者爲剛健爲光明爲君子稟乎陰者爲柔暗爲邪僻爲小人此固若黑白之不容混柄鑿之不相入體之爲學術發之爲文章措之爲事功亦各異趨不可同也孔子嘗致慨於剛之未見矣又孟子曰吾善養我浩然之氣蓋剛者浩然之正氣也既有是氣又必養以克之非是則入於慾入於慾則其學術文章事功之際雖或各有成就然所

謂客氣而非正氣也考諸沂代若前明北地李獻吉之才始忤
劉瑾其後不能不屈于慾與寧庶人交通幾陷大逆其文章亦
自幅強而不能進于古殆亦客氣使然也是時姚江王文成公
亦忤劉瑾投荒萬里之外卒不自摧挫後累任督撫削平大寇
寧庶人之變內通嬖倖外紿守臣聲生勢張動搖社稷公經畧
措置親冒矢石不逾時而芟奪底定由是嫉媚橫興讒口噂
啗又能屏營惕息深自斂退處九三陽若之時而不失乎剛健中
正之體惟其養之有素故能措之皆得當或乃謂其權詭縱橫
抑何誣也公少好讀書沈酣泛濫穿穴百家其文章汪洋渾灑

以唐宋八家抗行歸安茅順甫定爲有明第一宋金華而下不
論也與北地同時者茶陵李文正新安程文敏倡明古學摛致
海內人士翕然歸之公屹起東南以學術事功顯而文章稍爲
所掩順甫出而公之文始有定論幾幾乎軼茶陵新安而上之
雖北地餘焰未息而學者知所向往韓子云其皆醇也而後肆
焉公之文可謂醇而肆者矣先在南荒時究心理窟一日忽省
於格物致知之旨此又孟子知言之學也故能吐其所得作爲
文辭論者雖謂其雜于佛氏然要不可謂無其本者也公五世
孫天鈞重輯而刻之屬序于余故謹論其大畧如此

後序
康熙乙丑春三月崑山徐元文謹撰

王文成公文集 敘

自古賢人君子秉川疑岳峙之資以其文章事業卓然樹重
立於當時者代不數人顧其人既往而其精神歷久而長
存者惟恃此簡編以附不朽而莫爲之後雖美弗章則甚
矣作者難述者亦不易也吾於王天鈞年兄之重修陽明
先生集不能無感焉夫餘姚名勝甲兩浙於山有秘圖四
明之籠從於水有舜江之涵蕩故其人物多滄泓卓犖如
嚴子陵稽叔夜虞仲翔諸君子後先相望或以節氣或以
博瞻顯名當代求其以文章而歸之理學事功而出之性

天者惟陽明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天資絕倫弱冠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其立朝也以刑部主政歷官都御史累建奇勲如平茶寮征岑猛黨夷其八寨後錄平宸濠功襲封伯爵載在青史斑斑可考已先生少喜任俠工詞章中年體驗聖學卓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教人也是以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皆盛行於世萬曆十二年與陳白沙先生同從祀

孔廟豈非一代偉人哉顧久而彌光者人也遠而易湮者言也先生文集流傳將二百年非有賢後人以似續其間焉

知其不流於漫滅天鈞爲先生五代孫任滕縣愷悌有聲於退食之暇亟亟蒐先生文集考訂而重梓之夫朕以冲疲之地簿書鞅掌方補苴罅漏之不暇而天鈞獨畱心斯事先德之弗墜表章之力也方今

聖天子購求遺書博徵海內先賢名蹟斯編成上之中秘頒之天下天下學士大夫讀先生書想見先生之爲人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此物此志也夫

雲陽後學潘之彪撰

王文成公文集原序

古今稱絕業者曰三不朽謂能闡性命之精微煥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舉內聖外王之學環而萃諸一身匪異人任也唐宋以前無論已明興三百年名公鉅卿間代迭出或以文德顯或以武功著名勒旂常固不乏人然而經緯殊途事功異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所云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上承世德家學淵源少而慧齊長而敦敏諸如子史百家陰符韜畧年甫弱冠博覽

馬序
無遺又能兼總條貫置身於金聲玉振之林自釋褐成進士卽
以講學爲己任日與甘泉龍溪諸公反覆究論苦心提撕如傳
習錄大學或問諸篇惟以正心誠意立其綱知行合一明其旨
一時執經問業者幾遍天下雖在遷謫流離決勝擗俎之際依
然坐擁皋比講學不輟俾理學一燈燦然復明上接堯舜周孔
之心傳近續濂洛關閩之道統繼往開來直欲起一世之聾瞶
而知覺之迄今讀夫子語錄有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其
望道未見之心振箠發蒙之念雖歷千古而如見也非天下之
至德其孰能與於此武宗嗣統年在冲齡貂璫擅柄流毒縉紳

端揆如劉謝二公及費傅方胡諸君子或罷歸或遠戍正氣銷
沮實繁有徒而公以新進儒生不避斧鉞申救言官批鱗極諫
伊時逆閹喪志誓不甘心縱爲鬼爲蜮一任鴟張朝餐九子之
煙霞夕汎錢塘之雪棹優游自得何坦如也卽至播遷絕域無
不履險如夷殆曰天意夫豈人謀未幾安化狂逞於始宸濠繼
叛於後破南康陷九江圍皖城欲順流而擣金陵江之西江之
南裂焰橫飛人心風鶴此乾坤何等時也嚮非夫子捧檣聞之
命便宜行事駐節吉安勤王首倡則宗社顛危總不可問卒賴
以牽制之機行間謀之計進攻南昌狐兔失穴鄱湖一戰鯨鯢

授首早已握勝算於一心真足砥中流而擊楫者矣後此南贛之役頑民向化兩粵之役苗崗格心所與運籌調度者不過文士屬吏初不尚恃兵威總以昭宣德化金戈所指告厥成功非天下之神武其孰能與於此至若摛辭運藻含英咀華固曰抒寫性情亦以闡揚義蘊夫子筆具扛鼎閎中肆外諸如牌文符檄類皆以至誠之念發爲文章置腹推心賢愚洞見中孚所格信及豚魚卽尾大如安宣慰桀驁如盧受諸人莫不回心革面伏繫軍門謂云文之不宜行之不遠益於此而徵之區區登高作賦遇物能鳴又屬公之緒餘所不屑與春華秋實逐豔爭綺

者也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雖然瓊竊因之而有感矣言夫子之功效在社稷言夫子之德德在覺民卽錫以茅土隆以師保誰曰不宜然能禡逆瑾之奸魂而不能銷比匪之猜忌能宣力於屏翰之中而不能立身於廟堂之上終使鞠躬盡瘁歿而後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興悲而後之憑弔者不能無遺憾焉卒之穆廟登極進諡復爵神宗繼統配享廟廷正氣以伸公論以定彼若彬若寧及新都永嘉輩久矣與草木同朽腐耳視夫子之屈在一時伸在萬世者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小子瓊六世祖大宗伯紫岩公與大夫子大家宰龍山公其直講幄同

官南都節義文章誼存膠漆家傳九老一圖手澤依然音容宛
在而先高祖越藩汝礪公大參汝翼公又與文成夫子同舉制
科兩世年譜一時稱盛瓊不肖不能仰承先志濫竽滕邑敗績
轅下庚申歲而公五世嫡孫天翁繼瓊來宰是邦雲雷奕葉劔
合延津迴憶先宗伯圖卷後序有云同僚之誼交承之雅有兄
弟之情焉不圖巧合百八十年以後符契若此亦足異也所有
夫子集要三編一書先君子丹鉛點閱垂為世寶而天翁亦以
兵燹後舊板殘缺遍購不得瓊卽以原本應之併取卓吾先生
年譜合為全書缺者補之訛者正之校對載餘始登削剔是役

也琳耶鐘簋仍復故觀雲漢日星載瞻遺範不特天翁繼述之
孝思得以展盡卽小子瓊私淑先型益切奠墻之願從此正心
誠意之學良知良能之念施於一家擴之四海則大地皆紅爐
而人心無岐路謂為王氏之球圖也可謂為天下萬世之振鐸
也可敢備述淵源而併及之謹序

告

康熙乙丑歲蜀果晉城後學馬士瓊敬書

文集紀畧

先文成陽明公全集舊有傳習錄文錄別錄外集續編附錄世
德紀共三十六卷嗣值兵燹之餘原板散軼僅存李卓吾先生
手評道學鈔及大司馬峩雲先伯續刻論學諸篇而已迨歷年
既久藏板又失其半嗟嗟先人之事功理學文章著述豈可使
之日淪湮沒乎樂志切續承亟欲購輯其全其如聞見未廣蒐
羅未獲何及庚申歲樂來牧滕陽得晤舊尹書湖馬君歷敘世
誼追念先徽每以是集未全為憾書湖遂出所藏一集以示樂
乘政餘卽互為參考正訛補闕分別類序合成一部共計一十

六卷付之剞劂載餘告竣雖論諸全書尙多闕畧而取諸所存稍稱裒益倘後之人更能采輯而補全之是又樂之所深望也

五世孫貽樂敬識

此書予訪之有年未得乾隆癸丑問之京都書肆亦不得久之乃於琉璃廠舊書店見此一集如獲無價異寶不虛北上
一遭下第非所計也勉行陶懣霍識

凡例

一先生致良知之學自與朱子同歸一致不知者詆以為禪
今其書具在可覆按也故不置辨
一先生在明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
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
竟奪爵至嘉靖己亥華亭徐階督學江西祀先生於後圃
並摹像而爲之記蓋先生之功業文章久已昭明於天下
矣茲皆不贅

一先生自明隆慶二年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照耀史冊原

不必藉文集以顯但所言皆切於人身心性命故不獨前
明早已刊刻行世即我

朝自康熙以來亦久有叅訂成編者況今加以後儒批註俾
先生之學術益明胡可歿哉

一是集原板刻自前明後來所刻各以類體按年敘次此則
悉仍原板

一後來所刻於原本疏稿公移所載屬司詳文多有刪削畧
用貫穿今一槪不敢稍易

一陶春田批註或旁批頂批總批俱註載陶云陶許以志春

田苦心間有批註一二字未悉註載者省文也其總批未
註載俱係原批

鑿版既成悉心校對終恐不免魯魚亥豕之誤且原板亦
多可疑處悉仍其舊未敢任意點竄塗改讀者諒之

後學

柳先哲
范顯棫
文德厚
蕭明哲
劉旭蘭
汪芾
柳開甲

謹識

陽明先生文集目錄上卷

年譜第一卷

傳習錄第二卷

諸子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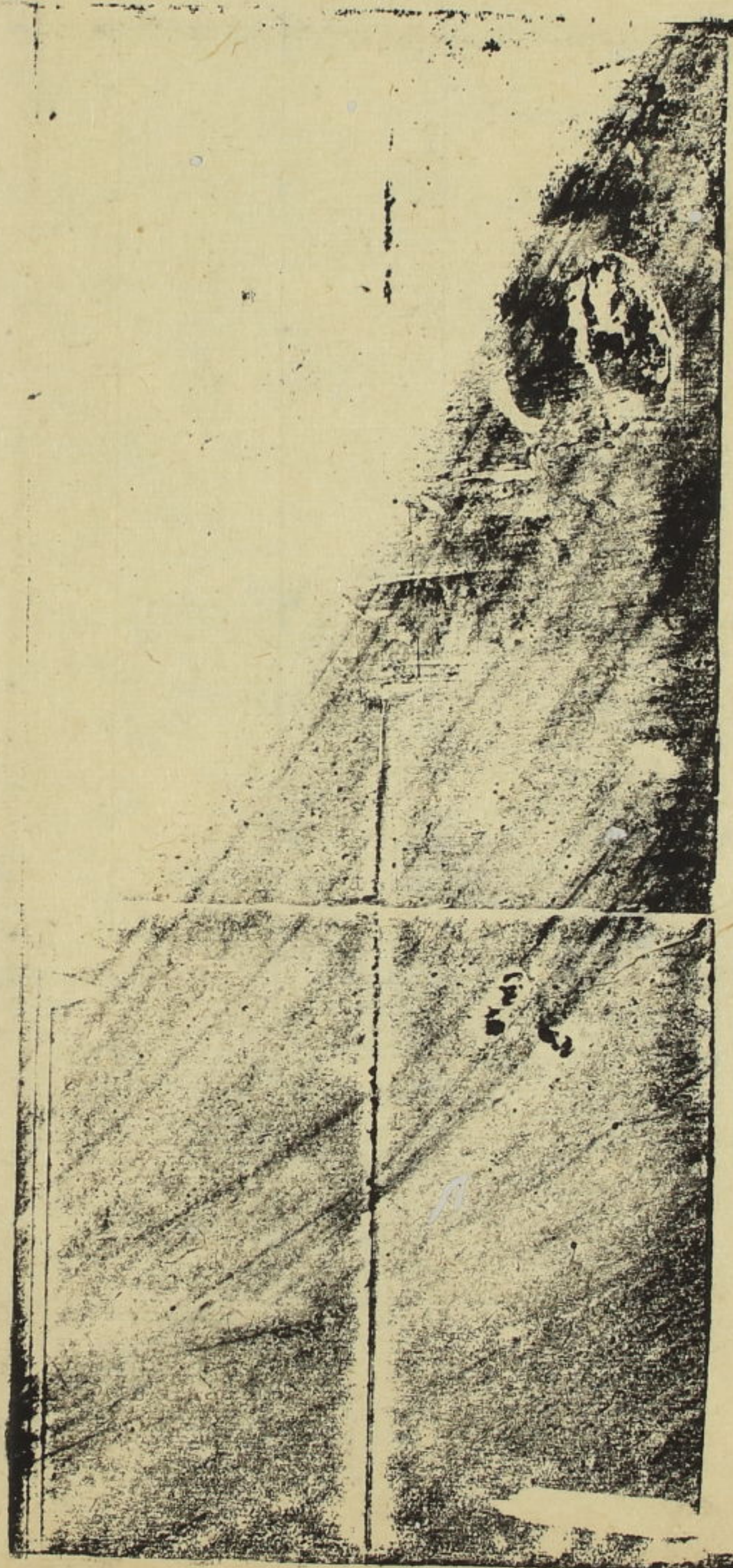
語錄

大學問

論學書第三卷

文集

七卷目錄



陽明

卷之三

三

答徐成之書

再答徐成之

答羅整庵

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

答陸原靜

答歐陽崇一

答聶文蔚

再答聶文蔚

第四卷

與辰中諸生

與黃宗賢

與王純甫

與楊仕德薛尚謙

寄薛尚謙

寄諸弟

答甘泉

與鄒謙之

與席元山

與王公弼

答董漢蘿石

與歐陽崇一

答魏師說

與馬子莘

與戚秀夫

與陳惟濬

與安福同志

與錢德洪王汝中

答何廷仁

答王天宇

再答王天宇

與陸元靜

再與陸元靜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御

答友人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從吾道人記

書黃夢星卷

答人問神仙

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再答儲柴墟

論泰和楊茂

書樂惠卷

客座私祝

第五卷

答舒國用

與黃勉之

答友人問

答汪石潭

答黃宗賢應原忠

與黃宗賢

寄諸用明

與王純甫

寄希淵書

再寄希淵書

與黃誠甫

寄李道夫

答何子元

與黃宗賢

再與黃宗賢

與許兀厓宮端

與胡伯忠

與顧惟賢

與許台仲

答佟太守求雨

與楊仕鳴

答方叔賢

再答方叔賢

答徐成之

答劉內重

寄鄒謙之

再寄鄒謙之

三寄鄒謙之

四寄鄒謙之

答季明德

寄門人邦英邦正

答南元喜

與毛古庵憲副

示龍場諸生

示弟立志說

書正憲扇

書天中閣勉諸生

贈郭善甫歸省序

紫陽書院集序

象山文集敘

禮記纂言序

贈鄭德夫歸省序

朱子晚年定論序

大學古本序

示徐曰仁應試書

南贛書第六卷

議夾勦兵糧疏

議夾勦方略疏

巡撫南贛欽奉勅諭通行各屬

緞柔流賊

告諭村寨

選練民兵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十家牌法告諭父老子弟

兵符節制

行領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勦捕漳寇方略牌

攻治盜賊二策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議處河源餘賊

添設清平縣治疏

換勅謝恩疏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第七卷

咨報湖廣巡撫夾攻事宜

案行領北道官兵戴罪勦賊

搜勦餘黨牌

批留兵搜捕呈

橫水桶岡捷音疏

橫水建立營場牌

設立茶寮隘所

立崇義縣治疏

平茶寮碑

告諭剎頭巢賊

申諭十家牌法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申行十家牌法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牌行招撫官

批將士爭功呈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上王晉溪司馬書

再上王晉溪書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堯

褒崇陸氏子孫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申明便宜勅諭

預整操練

選募將領牌

第八卷

進勦剎頭賊方略

尅期進剎牌

祭剎頭山神文

剎頭捷音疏

平剎頭碑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行廣東領兵官搜勦可塘餘賊

閩廣捷音疏

三省來勦捷音疏

欽奉勅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告諭新民

疏通鹽法疏

再請疏通鹽法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議南贛商稅疏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湯明先生文集目錄下卷

平濠書第九卷

飛報寧王謀反疏

再報謀反疏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寬恤禁約

策應豐城牌

撫安百姓告示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預備水戰牌

咨都察院御史顏權宜進勦

告示在城官兵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與當道書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督責知府伍文定同心勦賊牌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埋伏牌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江西捷音疏

牌行江西布按二司安葬寧府官眷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衣復南康九江

請止規征疏

犒賞福建官軍

擒獲宸濠捷音疏

書佛郎機遺事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第十卷

處置官員署印事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獻俘揭帖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咨兵部查驗文移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告諭軍民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追勦入湖賊黨牌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進繳征藩鈞帖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獎勵主簿于旺

批提學僉事乞休呈

批端州知府告病出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田以弭災變疏

水災自劾疏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徵收錢糧稽遲待罪疏

第十一卷

告諭頑民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四乞省墓疏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乞恩表揚先德疏

平濠反間遺事

計處地方疏

賑恤水災牌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勦平安義叛黨疏

曉諭安仁餘于頑民

辨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思田書第十二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欽奉勅諭通行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湖兵進止事宜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放回各處官軍牌

犒送湖兵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田州石刻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議處官吏廩俸

調發土兵

禁革輕委職官

第十三卷

議處江古諸處猺賊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呈

行領兵官勦牛腸六寺磨刀等寨猺賊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猺賊

征勦稔惡猺賊疏

戒諭土目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應總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畱勦餘賊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行叅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行叅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

分調土官韋虎林勦韋召蠻等賊巢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久安疏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撫恤來降

行淨州府撫恤新民牌

議立縣衛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裁革文移

犒獎儒士岑伯高

雜著書第十四卷

陳言邊務疏

乞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疏

諫迎佛疏

盧陵縣公移

重修文山祠記

親民堂記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重修山陰縣學記

平山書院記

何陋軒記

君子亭記

遠俗亭記

卧馬塚記

賓陽堂記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玩月窩記

東林書院記

澹河記

象祠記

書石川卷

書顧維賢卷

書徐汝佩卷

書朱守諧卷

書諸陽伯卷

書朱子禮卷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書趙孟立卷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書張思欽卷

書東齋風雨卷後

題夢槎奇遊詩卷

題壽外母蟠桃園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為善最樂文

祭徐日仁文

再祭徐日仁文

祭楊士鳴文

瘞旅文

白說字貞夫說

梁中用默齋說

約齋說

見齋說

矯亭說

修道說

博約說

南岡說

第十五卷

悉候圖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別張常甫序

壽湯雲谷序

文山別集序

贈周瑩歸省序

贈林典卿歸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贈陸清伯歸省序

送南元善入覲序

別梁日孚序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高平縣志序

送黃敬夫先生命憲廣西序

羅履素詩集序

兩浙觀風詩序

山東鄉試錄序

重刻文章軌範序

竹江劉氏族譜跋

太傅王文恪公傳

徐昌國墓誌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

節庵方公墓表

湛賢母太孺人墓表

答方叔賢

答毛憲副

與安宣慰

再與安宣慰

三與安宣慰

寄楊遠庵閣老

再寄楊遠庵

龍塲生問答

論元年春王正月

銘一首

策二道

三箴

詩賦第十六卷

寄興詩 四十三首

憂患詩 五十四首

戰伐詩 十四首

道學詩 四十四首

太白樓賦

黃樓夜濤賦

來雨山雪圖賦

下卷目錄終

陽明先生年譜卷之上

謹按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王覽之裔而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白達溪徙居餘姚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別有文武全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推廣東叅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葬是為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興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

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廟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有竹軒藁江湖雜藁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庵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爲陽明先生焉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而先生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絁玉自雲中鼓吹而來送兒授岑岑驚寤遂聞啼聲竹軒公故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目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今名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亂山迎竹軒公至京師因携先生先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賦詩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

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
龍眠客大驚命賦蔽月山房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
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
闊先生豪邁不羈龍山憂之唯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
走長安街遇一相士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境
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
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
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

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勇起畿內石相尙
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
志歷詢諸豪種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曾夢謁馬伏波
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幡雲埋
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
卒亦畏尸而歸爲朝臣桂萼所譖毀奪其封爵何其若合
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時外舅諸
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偶

行人鎮柱宮見有道者笑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問養生之術卽相對忘歸

三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明年龍山公歸以外艱也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尙書世寧發其奸徐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日同

榜好作事三人也

卓吾子曰噫豈偶然耶

明年春會試不第

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咸驚目爲天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先生念武科之設僅得騎射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略統御之才於是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賓燕則聚果核列陣爲戲

卓吾曰武科亦有初場二場三場初二場試騎射矣三場試策論考古典說時務獨不可以見雄才乎堂下一言卽堪拔識况長篇巨篇哉特恨無識貨之人故先生傷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會試舉南宮第一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工部政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旣與夢符乃受之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審錄江北旣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至於三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箇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嘆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王思
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
蹟僕遇與語良合眾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簸弄精
神非道也卽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
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
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
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
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
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

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先生手筆錄
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甘

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宜遠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疏入亦下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迹潛附商舟以遊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

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遶墻竟不人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鎮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先生與論出處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着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大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尙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徐愛先生妹壻也

以先生將赴龍場遂納贄北面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

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缺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
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時瑾憾猶未已自計得失榮厚願
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墩自誓曰吾唯俟命而
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侗之恐其中懷抑鬱又共
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
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瘴瘴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

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白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
誤也乃以嚙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昭合因者五經臆說
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
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水西安宣慰使人餽米肉供使令旣又重以金帛鞍馬先
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使平朱氏之叛亂發
微摘伏固有合省共知而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
而龍場以片紙回音聳服而悚懼之矣驪丞所履之地卽
能有益於國如此况親身爲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

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諸公勿自是前輩所作所爲真後人之師也卓吾子附記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修葺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舍見成宗師不敢居而乃以驛丞爲師嗚呼以若所爲前有席元山後必待有李卓吾千載真難匹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大學言如好好色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非見後而始立心

去好也今人却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候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蓋知行合一先生在龍場時悟後教人語也故附於此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壺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學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諸君靜坐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

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
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著力異時始
有得力處也

卓吾曰果能知著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可說知行無
先後亦可說知行有先後亦可但能著力則便知先生苦
心但知先生苦心則便是能著力者

冬十一月入觀時

黃宗賢縮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嚙請見先生與
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時宗賢尚未肯甘心北面

至嘉靖壬午始執贄亦可謂倔彊者

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壬午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尙是朝覲官員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始論象山晦庵之學

王與庵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辨不決故先生有兩與
成之書極可玩也

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

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為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論

學深自感悔遂執贄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是年

送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刑曹甘泉與黃
綰言於冢宰楊遂庵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
各相砥切至是甘泉出使封國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
人生易別而難會為文以贈最可讀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徐愛是年以祈州知

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
論大學宗旨愛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

十月至滁州

先生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灑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
百人歌聲振山谷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
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

無紛雜之念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候先生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龍山公爲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 是年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疏極妙極可法極得引君之道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

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尙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

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

卓吾曰十家牌法今人行之則為擾民生事先生行之則為富國強兵所謂人人皆兵不必借兵狼達家家皆兵不患賊盜生發者也不借兵則無行兵調兵之費不患賊則無養兵用兵之費國以庶富民以安彊特今人未知耳故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彼但可使得由者又安知有聖人之神道設教哉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行臺得雨已而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為時雨堂故先生記之卓吾曰太俗氣矣只為先生有這箇在也

五月立兵符並

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以河頭為

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故也
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旂牌得便宜行事南
贛舊止巡撫至都御史周南曾請旂牌事畢繳還不爲定
制至是疏請遂有是命當時疏入尙書王瓊覆奏乃改提
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旂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大
監畢真謀監其軍瓊奏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
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然不可唯會省有警則聽南贛策
應先生於是遂撫諭載巢示以未忍一時勦滅之意蓋是

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哨聚故先搗以牛
酒銀布而深諭之讀諭辭真令人出涕也於是酋長若黃
金巢盧珂等卽率眾來投情願效死報國時朝廷以先生
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勅獎勵故先
生有謝陞賞之疏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橫水先生出不意遂平
橫水及橫水左溪平桶岡雖強然亦驚矣於是復出不意
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掃其巢而盡殲其黨兵法所謂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先生深得之矣既出不意則自然無備惡
用久師多兵爲哉三省夾攻徒資先生一時出不意之策
耳卓吾記

時酋長謝志珊旣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眾
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見放過
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
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
哉

十二月班師

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而
鄉之民各肖像於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厰長龍三巡檢
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贛

正月征三洲

先生與薛侃書曰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
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曾寄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
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

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諒已得必勝之策
奏捷有期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共學解中事累
尚謙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
尚謙衙中事也

二月奏移小溪驛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襲平大帽剃頭諸愆

卓吾曰所謂後服者誅池仲容等是矣使當日讀論詞卽
率黃金巢廬珂等相隨而縛來投豈非維新之民而達恃
強狠全無耳朶目睛不知今日贛州伎倆汝等毛以安能

助破也有也亦是積惡已滿上帝不赦遂兩在終自底而
亡不足哀矣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月奏設和平縣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
允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序之

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百
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只爲一篇原

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正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

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後

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古遂至多口攻者環四面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諸子近刻雋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也

八月薛侃刻傳習錄於虔徐愛所遺也是年愛卒先生哭不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

九月修濂溪書院 時

四方學者輻輳殆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書院居之

十月舉行鄉約

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當時戶部覆允南贛鹽稅例只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則灘高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蔽河而下亦莫能遏乃上議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並受其福矣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

正月以三泐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
允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先生乃書上王晉
溪辭極懇篤

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先是正德
初宸濠已與逆瑾納結諷南昌諸生呈已孝行撫按諸司
表奏以聞有安成舉人劉養正者素有才略文名濠陰覓
致左右縱大賊門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贍軍資按

察使陸完遂悉心附焉及為本兵首復濠護衛濠欲陰入
第二子為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及陸完
改吏部王瓊代為本兵度濠必反乃中軍律督責撫臣修
武備以待不虞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兵
部責其必獲濠始恐復諷諸生頭已挾當道奏之武宗驚
疑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何為時江彬方有寵太監張
忠欲附之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對曰錢寧臧賢交通寧
王太監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
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濠護衛以免

患交爲內主乃諷御史蕭淮上疏言濠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傾附者皆亂賊之黨其前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以平日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人知順逆而禍變可弭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責鎮巡廷和恐禍及已欲濠上護衛以自贖同官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人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有慚色徐曰官德中有疑於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且瓊至左順門見元領

勅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勅勅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衛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時濠偵卒林華已聞朝議紛紛晝夜奔告宸濠值濠生辰竄諸司聞而驚曰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養正曰事急矣明且諸司入謝

年譜 卷之三
九
即可行事比且諸司入濠出露臺宣言曰太后有密旨令
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我不知其他濠怒令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
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邪遂同時遇害而達竟罵
不絕口濠乃偽置官屬傳檄遠近改革年號指斥乘輿分
遣所親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臧賢遣人就學音樂餽
以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宅賢以壺注酒訝其
精澤巧麗賢吐實曰是寧王所遣者武宗曰寧叔何不獻
我是時小劉新幸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

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始益疑忠彬等因往
旁贊決有旨大索賢家賢家多復壁外踰木厨開厨即走
長巷通後屋人無知者濠所差林華實藏其家遽走會同
館得馬疾返濠初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
事比華至反始促

十九年先生疏上變

卓吾曰濠旣戕害守臣劫諸司據上游號兵十萬奪運船
順流欲下使時非先生百計用間疑阻不三日至金陵不
半月日抵燕市矣危哉先生之功莫大於是當先生聞變

時卽返舟值南風急舟弗得逆乃焚香告天曰天若哀憫
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返風須臾而風止北帆盡起亦
可見先生之一念固已上通於天矣

濠遣內官喻才領兵來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
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爲阻撓之計使之遲留
旬月乃可萬全於是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谷及都御
史顏谷云率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
飛報濠見檄果疑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
疏告變謀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

御史謝源伍希儒犯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
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却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
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
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
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
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仕實劉養
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聞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
入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謀知非
實乃屬宗支拱樞與萬統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

檄說安慶季敬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楨士實養正等東
下

按是時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
門眾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監子素行不義今倉
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
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
請命將出師趨南京 伯方壽祥防江 都御史俞諫率
淮兵翊南都 尙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
兵由臨吉 都御史秦金率胡兵由荆瑞會南昌 克嗣

鎮鎮江 許廷光鎮浙江 叢蘭鎮儀真遇賊衝傳檄江
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賊封侯又請南
京守備操江武職並五府掌印鈔書官各自呈取上裁務
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
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
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
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次日早先生喜曰昨
夜思之濠若遣速老父奈何

王午再告變時

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疏乞便道省葬奉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於是又疏上偽檄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旂校二十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黑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疏剴切蓋欲姻是以感動武皇而孰知卽有諫止親征之疏哉甚矣亂朝之難也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已酉誓師庚戌次而汝辛亥拔南昌

先生將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於新舊廠卽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先是南昌城守甚設及廠賊潰奔入城皆驚亂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眾乘之呼譟梯縵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以安慶圍急宜引兵赴救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遂促兵追濠

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

年譜 卷之一
樵舍江西平濠知縣王冕所執也

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鏡砲間火燎其鬚死戰不肯退功當

第一

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
乃遣林槐與知府林城取九江知府周朝佐取南康

錢德洪曰洪嘗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事甚悉光嘗問
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
得渠一疑濟矣後遇何圖爲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留宸
濠何事非間嘗謂光曰識劉養正否曰熟識之卽令光移

劉家屬於城內而善其飲食縛齋檄人欲斬濟躡其足遂
不問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
福曉諭官民間銳與瑞昌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
兵以離其黨黃弘岡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
向黃丞入告先生微笑而已誓師之口斬失律者以殉軍
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
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
濠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
今苦諫我不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

身皆紙羅內結極易辨也。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
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
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
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
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
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故先王具疏諫止親征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於是再乞不允

而懇切言於王晉溪瓊接先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
皆兵事可謂真相知矣嗚呼立功豈易邪

王宗沐曰余舟次湘江篋中檢得素嘗手錄先生與晉溪
柬一帙秉燭而讀卽廢書而嘆曰嗟乎夫人建立功業信
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闡寄然猶藉晉溪公
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恃有知己處中言聽
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者亦
以爲敘奏之常套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
背時而獨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

整者順也登高傳呼而建旆下水者據也嗟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己而不用或用而不盡或盡而終讒當其中刺見疑孤遠執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追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卽陽明亦稱其有王佐之才焉因寄友人王宗敬於婺州使刻以傳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邪晉溪名瓊太原人錢德洪曰皆觀政吏部有同年潘高晉溪公門婿也爲余

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容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執師奏讀至關采則擊節賞嘆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旂牌適聞中有叛軍卽奏師往視旂牌隨行不准繳時人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卽以旂牌便官從事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洵洵莫知誰何時師讒毀百端然以奉旂牌練兵上游

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武宗既還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乃駕迎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者誰之力也夫勦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臣親視賊平繳還旂牌舊制也而顧加命方有草寇竊發即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捏大災定國是有以也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時

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俟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

張永侯於杭先生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黜輔聖功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

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叅
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五金錦
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
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
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文字他日當
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
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返江西時奉勅巡撫江西地方也

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侍

側人情洶洶因欲從京口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
之楊家京口也會奉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
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兩臺
省望風趨附肆爲飛語時論不能平先生旣還北軍坐而
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不動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
各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密禁勿受先生
傳示內外以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遇北
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亦感會
冬至節到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魂時新經兵火哭亡

酌酒哀不絕聲北軍聞之無不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
 意先生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的每中的北軍在傍
 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邪遂班軍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二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以忠泰讒先生欲反也時
 唯太監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免於讒
 然則永豈但協力遂庵能誅逆瑾於正德之初且協心先
 生代解逆濠於正德之後矣千古流芳以能知愛敬先生
 也卓吾子記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為驗

對曰召必不至於是詔召見先生即至忠等恐拒之蕪
 湖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宴坐草庵由適武宗遣人覘之曰
 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
 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檢
 校錢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寔故趨赴至上新河竟為諸權
 倖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曰一身
 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
 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彬將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武宗前

敷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張永慰
 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攸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
 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先生乃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日正德己
 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
 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
 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
 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
 器有歸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

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語極痛切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濟變產官銀

代民上納民困稍蘇三疏省一壅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

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武宗猶羈留京進諫無由姑敘
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或一加意元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
吉安遊青原山有和黃山谷詩刻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
以書問學先生答之所謂失在過信孔子如某大學古木
之復是也

是月至贛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
作啾啾吟解之有曰

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
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
及門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向在
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
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
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
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
入諸人姓名於內始議北還

霍韜曰是役也罪人既執猶動眾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
奏捷諛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秦之穰功賊義
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顯其黨惡不才亦甚矣黎龍
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
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忘家以赴國難

其後忌者構為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
誰復肯任之者

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秦之讒蓋忠
秦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
據上游故不敢騁耳李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
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
元之兆先徵於此矣

費文獻公宏迭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
出於已開至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

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事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
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
國愛民之實心不能也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卽令叅隨往紀之曰
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旣
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一機會
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之謀而
豈知其計固有在者哉

八月咨部院雪門生冀元亨冤狀

嗚呼冀元亨豈用間之人哉先生多矣此李卓吾所以不
取也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自贛病歸附廬
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善會其母死往請墓志實以
濠事暗相邀結也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寢呼
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
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
以一身擔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
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

更好陽明曾經用兵耳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髻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龍岡反舍語余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余與龍岡竊嘆莫能辨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余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于弋一念之差遂至於此

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九月遷南昌時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

秦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

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而舶自侍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

也芬遂躍然拜爲弟子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

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曰此理簡易明曰乃一經沉埋遂敷百載九川曰亦爲朱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入真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冒別姓墳爲祖墳

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是月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脾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沂子孫衍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庵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文以表章之席元山嘗問先生論學

於龍場深慨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六月赴內召尋中止止陞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十六日奉世宗勅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謫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冥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

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八月至赴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
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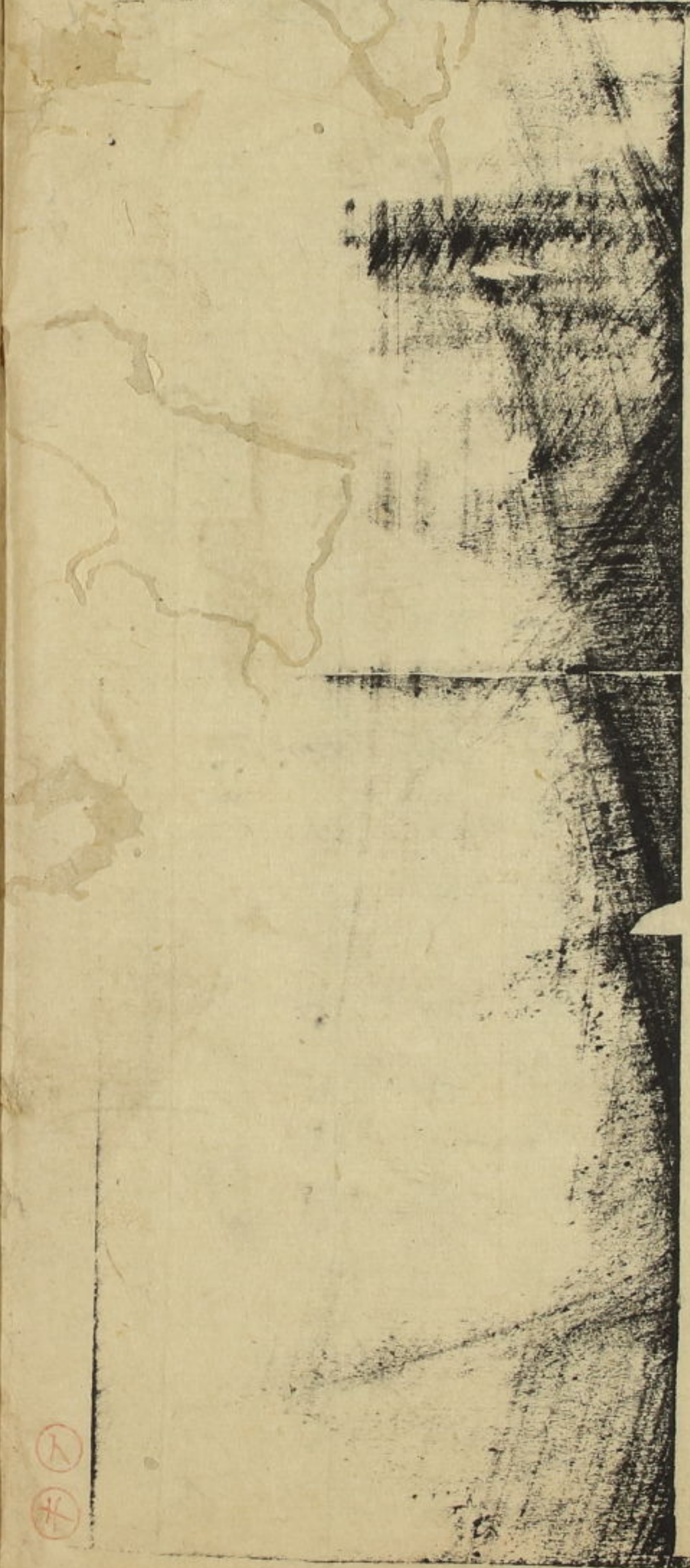
錢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
生往迹洪獨排眾議請親命率二姪通贊請見

十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
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自王守仁封

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
三代並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淮兵部吏部題羊行人齋白金
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
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宸濠之變
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
禍梯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
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

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人
水

28562

